

三十六大

36 Biggies

冯唐

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

目 錄

Kindle 版自序

- 01 大 雄
- 02 大 钱
- 03 大 偶
- 04 大 包
- 05 大 欲
- 06 大 佬
- 07 大 写
- 08 大 画
- 09 大 城
- 10 大 波
- 11 大 年
- 12 大 乘
- 13 大 路
- 14 大 男
- 15 大 酒
- 16 大 器
- 17 大 录
- 18 大 好

- 19 大 行
- 20 大 眼
- 21 大 寿
- 22 大 志
- 23 大 奔
- 24 大 喜
- 25 大 势
- 26 大 医
- 27 大 定
- 28 大 闲
- 29 大 鬼
- 30 大 国
- 31 大 同
- 32 大 戏
- 33 大 是
- 34 大 老
- 35 大 线
- 36 大 作

《三十六大》

馮 唐

Kindle 版自序

冯 唐

我1971年生于北京。对于这个时间生于这个地方的我来说，除了老天之外，父母之外，给予我最多的就是纸书了。

早在鸡鸡体会肿胀之前，心已经读纸书读到肿胀。早在第一次数百张纸钱之前，手已经翻过千万页纸书。早在第一次喝二锅头烂醉之前，脑子已经烂熟“天子呼来不上船”。早在第一次抱姑娘之前，双手已经捧厚书捧出了腱鞘炎。

我1991年的夏天第一次用电子邮件，1994年有了自己第一台电脑，开始目睹实物被电子逐渐取代的过程。

打麻将、“争上游”渐渐被“沙丘”、“红警”取代。手写情书、小条渐渐被电子

骚扰邮件取代。不再用钢笔写长篇小说了，改起来太麻烦。不再意淫女神自慰了，太耗真阳，电脑A片要简单明快得多。说黑胶唱片多么性感，说精刻CD 多么丰富的人也开始用iPhone 听贝多芬了。说胶片多么质感的人也很快看到了乐凯和柯达的倒闭，Leica和Hasselblad 也都出数码相机了。

我渐渐开始担心我心爱的纸书的死亡。但我渐渐发现，纸书的死亡比其它被电子杀死的实物来得缓慢，特别是在中国。

第一，阅读习惯。阅读的主体似乎还是70后、80后。这两代人，还是读纸书长大的，喜欢纸书里草木的触感和气息。

第二，付费方式。购买电子书无法货到把人民币付给快递员。

第三，该千刀万剐的盗版现象。电子版盗版满世界都是，谁会努力买正版？

可是在美国Amazon 出Kindle Paperwhite 之后，在iPad 用上Retina 屏幕之后，我用二者读了几本电子书。我坚信，

电子书会在10年内占据阅读相当的比重。

第一，清晰度已不输纸书。

第二，能放一辈子要读的书。

第三，有中英在线字典，不必总是瞎蒙。

第四，比纸版更能保证全本的原汁原味，特别是在中国。

如今，2013年寒冷异常的春天，我想起书架上5000册纸书，还是心满意足，觉得富过王侯，富有四海。我拎包杀向机场，继续我平均每周三个城市的悲催生活，我西装内侧口袋里有一片Kindle Paperwhite，硬硬的，一直在。

2013. 4. 4

01 大 雄

梁思成兄：

见信如面。

我最近常住香港。从你活着的时候到七十年代末，大陆和外界的联系只能通过这个小岛。钱把小岛挤得全是房子和人，也挤出

来中国其他地方没有的单位城市面积上的丰富。

从香港荷里活道往北边的山下走，有个年轻人开的小店，不到十平方米，卖二三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的日用旧货，120相机、拨盘电话、唱片机、收音机，从欧美的二线城市淘换来，集中在香港卖。因为不是荷里活道常卖的那些艺术品古董，所以也没有荷里活道那些成堆的和艺术无关的假货，开店的几个年轻人长得又鲜活生动，小伙子长得像有梦想的真的小伙子，小姑娘长得像有生命的真的小姑娘，所以不管有用没用，我常常买些零碎回去。

前两周买了一个七十年代通用电气出的调频调幅收音机带回北京，两块砖头大小，附带的电子表不准了，一天慢一个小时，而且电压需要转化到美国标准的110伏才能用，但是喇叭好，一个碗大的喇叭，FM调准了，满屋子的声音，听得人心里碗大的疤。2009年北京很热，夏老虎，秋母老虎，立秋

之后，日头还是击毙很多比你还年轻很多的老头儿和老太太。开空调也难受。空调房间睡一晚上，醒来，全身的毛孔紧缩，受了腐刑似的。唯一舒服一点是在傍晚，在院子里，日头下了，月亮上了，热气有些退了，蚊子还没完全兴奋，周身一围凉风，插上那个通用电气的老收音机，喇叭里传出老歌：“霹雳一声震哪乾坤哪（女生背景跟唱：

震哪乾坤哪）！打倒土豪和劣绅哪！”

你们那拨儿人在北京出没的时候，很多历史久远的东西就这样被打倒了，包括绅士。

这三十年来，有些被打倒的很快恢复了，比你那时候还繁茂，比如暗娼、赌场、帮会、250块一平米买地卖两万一平米商品房的土豪。1990年以后，商业理念强调协同效应和资本运作，为了创造规模效应，这一类被打倒的，再次翻身的时候，都是扯地连天的，暗娼比理发馆都多，赌场比旅店都多，帮会比学校都多，土豪比街道都多。

还有些被打倒的慢慢恢复了，但是基本被炒得只剩钱味了。有些猪开始重新在山里放养了，但是他们长大之后，眼神稍稍有点像野猪的，200克猪肉就敢卖500块钱。有些茶开始走俏了，你那时候生产的普洱茶七子饼随便能卖到好几万了，顾景舟一把泥壶，如果传承清楚，也随便卖到二、三十万了。有些人开始开始收集古董，八国联军抢走的东西慢慢坐飞机回来了，再抢一次中国人的钱，一把唐朝古琴的价格，在唐朝的时候，够买一个县城了。

还有些被打倒的，脚筋断绝，基本就再也沒苏醒过来。比如你当时想留下来的北京城墙和牌楼。现在的北京是个伟大的混搭，东城像民国、西城像苏联、宣武像北朝鲜、崇文像香港新界、朝阳像火星暗面。比如中文。现在的中文作家大多擅长美容、驾车、唱歌、表演、公众演说、纵横辩论，和娱乐的暧昧关系远远大于和文字的亲密关系。十年一代人。懂得《史记》、《世说新语》、

唐诗、《五灯会元》妙处的，一代人里面不会超过十个人，有能力创造出类似文字的，十代人里不会超过两、三个。比如大师。余秋雨、张艺谋、季羡林都被官府和群众认可，是大师了。比如名士。花上千万买辆意大利的跑车在北京开开，花几千万买张中国当代艺术家的杀猪画摆摆，就被媒体和群众认可，是名士了。比如才女。如果现在街面上这些才女叫才女，那么李清照、张爱玲、或者你老婆转世，你我需要为她们再造一个汉语名词。

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绅士。

首先，没有“士”。近二十年出现一个互联网，天下所有的事情它都知道。互联网有搜索引擎，键入一个词，当今人们与之最熟悉的条目就最先蹦出来。键入“士”，最先蹦出来的是迪士尼乐园、摩根士丹利、多乐士油漆。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”这样的话，在三千条、两万里之外。大器，不争近期名利，坚毅，不怕一时得失，有使

命，堪远任，用这样的标准衡量，一个千万人口的大城，有几个“士”呢？你那时候，你愿意拿一条腿换一座北京城门的保存。现在，地产大鳄愿意为了亮丽的年度财务报表，把前门改造成斯坦福购物街。

其次，缺少“绅”。绅士需要有一定经济基础，但是“绅”和钱不完全相关。“绅”包含柔软、退让、谦和、担当。明朝是个对于才情品质缺少足够敬畏的朝代，特别是在后期。明朝后期的王婆总结极品男人的标准，五个字：潘、驴、邓、小、闲。貌如潘安，屌壮如驴，富比邓通，服低做小，有闲陪你。其中的“小”，从某种意义上，接近绅士的“绅”。合在一起，绅士就是一个强大的精神的小宇宙，外面罩着一个人事练达、淡定通透的世俗的外壳。

这是一个我公安干警按财富榜抓坏人的时代，这是一个我国有企业建厂30年就敢出60年陈酿二锅头的时代，让我从明城墙遗址公园畅想你那时北京城墙的美好，让我从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（<https://www.shgis.cn>）

文档名称：《三十六大》冯唐 著.pdf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n/post/1655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